

南大基金会丛书 有人



猫住在 一座热带原始 森林

林健文 诗集

猫住在一座热带原始森林

林健文一诗集

有 人 出版。

有名 系列 18
the name

猫住在一座热带原始森林

林健文

作者／林健文

责任编辑／曾翎龙

封面设计／龚万辉

内页设计／陈文礼

发行人／杨嘉仁 周若涛

出版／有人出版社 Got One Publisher Sdn Bhd

No. 4, Jalan SS1/20A,

Kampung Tunku,

473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电话：+60 3 7877 1064 / 3014

传真：+60 3 7877 8014

网址：<http://www.got1mag.com>

电邮：got1mag@got1mag.com

印刷／永联印务有限公司 Vinlin Press Sdn Bhd

马新销售／诺文文化事业私人有限公司

Novum Organum Publishing House (M) Sdn Bhd

8, Jalan 7/118B,

Desa Tun Razak,

56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603 91796333

传真：+603 91796060

初版／2009 年 9 月 20 日

售价／马币 2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78-983-2812-42-5

国家图书馆出版品编目资料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林健文·1973-

[Mao zhu zai yi zuo re dai yuan shi sen lin]

猫住在一座热带原始森林／林健文诗集

(有名系列 = The Name ; 18)

ISBN 978-983-2812-42-5

1. Chinese poetry--Malaysia.

2. Malaysian poetry (Chinese).

I. Title. II. Series.

895.1152

总序：《南大基金会丛书》缘起

丹斯里拿督林源德（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主席）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的前身是南大事业有限公司，经过公司全人全力策划与推动之下，“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于1998年4月4日注册成立，作为更全面贯彻与发展南大同学纪念母校的延续形式。

顾名思义，本会是以教育与研究作为活动之本。沿着创会的宗旨，本会已拟定多项中、长期计划，在高级人才（特别是研究人才）的栽培，社会与经济课题的研究，知识的交流与传播，文化学术贡献的表扬等领域，有意作些开风气之先的尝试与努力。在推广教育与研究大业的同时，本会亦视情况的需要，赞助出版一些高水平的著作，以鼓励文字创作，传播知识与思想。

南洋大学是东南亚华人文教史上光辉的表征，在风雨飘摇的年代茁壮成长，却最终因环境的压迫下陨落，留下巨大的民族文教遗恨与创伤，让千万学子悲恸不已，云南故园“独留青冢向黄昏”。然而，25年来的春风化雨所散播的种子，却栽培扶植了不少英才。如今南大校友遍布世界五洋七洲，超过15个校友会与7个网际网络，大则为人类人文科技作出贡献，小则为国家社会默默耕耘；南大的培育与南大生的回馈相互磨炼出南大独有的精神，延绵不绝，远播盛传。昨日我以南大为荣，今日南大以我为荣，置诸于许多南大校友身上实不为过。其中，校友中不乏著作等身、自成一家之言且备受肯定的人士，

他们立足本土，放眼世界，以早期南洋先贤开荒披荆的文化传统与不懈精神为国家社会缔造功勋。所谓“石在火不灭”，只有智慧与精神的承传才是超越百代的遗产，——是以，我们设立《南大校友丛书》出版基金，以期将凝聚着永恒性的睿智光芒与人文关怀透过文字出版，直接间接地回馈人群社会，在“立功”与“立德”之余，兼以“立言”树立新风范，潜移默化地移风易俗，砥砺新一代秉持优良的文化薪火与价值观。

因此，我们成立评审委员会，负责评选高素质的各类著作，并赞助出版。2003年，本会已经资助出版第一辑《南大校友丛书》；2004年，我们再接再厉，继续推出出版基金；2005年始，本出版基金有容乃大，易名为《南大基金会丛书》出版基金，公开予校友与非校友共同申请。迄今，我们先后获得丹斯里颜清文、丹斯里拿督林源德、潘斯里拿汀斯里魏顺莲女士、拿督刘宗正教授、拿督张泰卿先生、拿督余国隆先生、林忠强博士、杨天德博士、黄宏荫先生、张灿泉先生、刘庆祺先生与黄明治先生的热忱资助，谨此鸣谢。他们的资助使丛书得以顺利出炉，也希望此举能引起抛砖引玉之效，鼓励各界人士慷慨资助，使《南大基金会丛书》的出版计划能连绵不断地推展下去。

2009年

热带原始森林的漫游者， 或（后）现代（跨）城市的抒情诗人¹ ——序林健文诗集《猫住在一座热带原始森林》

张光达

1.

The fundamental concept of intertextuality is that no text, much as it might like to appear so, is original and unique-in-itself; rather it is a tissue of inevitable, and to an extent unwitting, references to and quotations from other texts. These in turn condition its meaning; the text is an intervention in a cultural system.

— Graham Allen, *The Literary Encyclopedia*, 2005.

林健文的诗，拼贴都市生活即景，观察城市中的人物，生命的浮光掠影与文字符号的互文交错，充满后现代书写的特征。他在多首诗中透过诗叙述者的视角，观察现实生活中的人情世故，每每有灵光闪现，出神的生命片段，触动人心的感觉片刻，静静的描写落实到现实生活的氛围里，若即若离，在电影散场后游走迷宫似的城市，夜夜做与现实不符称的梦，两

¹ 这个句子的概念当然来自本雅明论波特莱尔作品的书名“*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

个孤立的灵魂不见不散，记忆中狭窄的长廊里，旋转木马转遍城市的角落，与童话中的人鱼不期而遇，一起呼吸新世纪人群的冷漠，或想像降落到一个流离的岛，生活是无聊荒谬却也充满了憧憬妄念，这一切形成林健文诗语言一种迷人的后现代音色。

林健文诗语言的后现代风格，早在十年以前一首少作〈喝牛奶的狗〉中已经显露无余，虽然这本诗集没选入这首诗作，但读者不难注意到诗人后来多首诗中皆引用（或拼贴？）了这句诗（例子有〈午睡的八打灵。白沙罗纪事〉），表达一种互文性的关怀旨趣。² 这个互文手法也同样出现在其他诗作中，无论是与他自己诗句的互文，与其他经典作品的互文，与其他电影文本的互文，皆透露出他诗句中大量互文的别有用心。所谓互文，意指作者将其他的文字借用和转译到创作之中，或者读者在阅读时参照其他的文本。互文性一词在一九六六年由后结构主义学者Julia Kristeva首次提出，其思维源自巴赫汀所谓“众声喧哗”的理论，认为任何文本的意义来自于此文本与其他文本互相牵涉映照的过程中产生，因此任何文本都可以不同程度地互涉其他文本，并且与其他文本产生对话衍生意义，这个文学观念后经多位评论家不断引用，从忠实地遵照Kristeva的原意，发展到后来将它当作是“引喻”和“影响”的说法。

2 我在一九九八年发表了一篇评论，以大专生诗作中的城市主题和语言文字作为论述对象，其中论林健文诗〈喝牛奶的狗〉中的一段文字：“以住在都市中的‘我’观察周围事物，这些事情都是日常普通的景象，作者就把他的所见所思写入诗中，造成了诗的平静冷凝接近无深度无感情的语言文字，很接近晚近的后现代语言。”见〈思想占领一座城市——浅谈大专诗作中的城市主题〉，《星洲日报·文艺春秋》（11/1/1998）。

从这个角度来说，林健文诗中大量的互文性，基本上是诗人与其他文本想像的对话，在这个文本与那个文本间，透过彼此的引用和影响，衍生出许多隐藏在文本之内、之间、之外的声音，试探思索一种生命偶然与现实生活必然的对照／辩证，引发读者一种跨文本的多层次想像。透过想像的互文与互文的想像，透过充满后现代书写的语调气氛，诗叙述者往往借描写都市生活中的生命片段与奇迹般的相遇，一些神秘难测的情节、迷离难解的情绪，在在透露出他诗文本中互文的精神源头，即村上春树的小说、几米的画对诗人书写的深刻影响。诗作〈因为，卡夫卡。在海边〉题目明显袭自村上春树的小说《海边的卡夫卡》，如同村上春树在中文版的序言夫子自道：“在这部作品中我想写一个少年的故事。所以想写少年，是因为他们还是‘可变’的存在，他们的灵魂仍处于绵软状态而未固定于一个方向，他们身上类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那样的因素尚未牢固确立。然而他们的身体正以迅猛的速度趋向成熟，他们的精神在无边的荒野中摸索自由、困惑和犹豫。……无论怎么看——在日本也好或许在中国也好——都很难说是平均线上的十五岁少年形象。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田村卡夫卡君的许多部分是我、又同时是你。”³ 小说中充分展现村上春树的书写魅力，即对自由的向往，充满哲理的对生命的探索及追问，充满魔幻色彩的想像力。林健文的诗即在这个互文的基础上开展，诗叙述者“我”或“男孩”也以村上书中的少年作

3 村上春树中文版序文见赖明珠译《海边的卡夫卡》（上、下集）（台北：时报出版社，2003）。

为雏型，“无法寻获一种叫自由的食物”，“等待你回家的步伐”，不同的是这一回诗叙述者不在日本，也不在中国，而是“半岛的梦境”，林健文把场景搬移来马来西亚半岛，探讨他念兹在兹、最熟悉最切身的地理位置，写了个马来半岛（诗）版本的《海边的卡夫卡》。在另一首诗作〈春树式〉中，林健文几乎以致敬的方式告示他对村上春树的迷恋：“你绝对需要对号入座”，尤其诗句中大量引用或挪用村上春树的小说题目，甚至诗中几乎每一行每一句皆有来历，无论是对村上小说中人事物的拼贴：羊男、1973年的弹珠玩具、发条鸟、世界末日、冷酷异境、爵士音乐唱片、意大利面等等，或以互文的方式改写村上小说中一些名句和意象，其他诗作如〈一九七三年的电子邮件〉概念或得自村上小说《一九七三年的弹珠玩具》、〈国境之北。世界边缘〉或可与村上小说《国境之南，太阳之西》及《边境。近境》对照互文。村上春树式的气氛经营铺陈，整体表现在小说中的后现代、超现实、魔幻写实的语言风格，而在林健文上述诗作的字里行间，则更多流露出都市空间的凄迷轻盈基调、后现代魔幻现实般的冷凝异境／意境，这一切在在显示林健文深得春树式糅合现实细节与幻想意念的书写况味，少有其他马华诗人书写都市题材满布阴郁沉重的文字气息。

林健文的诗文本内，除了与村上春树的小说叙述产生互文，也与不同类型的文本如几米的画作、绘本产生互文，形成跨艺术文本彼此镶嵌的对话，交织许多隐藏在文本之间的声音，引发读者的互文想像，例子有〈误解〉、〈遇见〉、

〈幻觉〉、〈午夜唱歌的幽灵〉等诗。这些诗作是诗人以敏锐的心灵书写都会中城市人的心情故事，类似几米的绘本，以无数个巧合和意外的错过，编织城市人的内心情感世界，不断擦身而过无法相遇却又在城市里展开无止尽的追寻，一种有点虚幻却又带给人很多想像空间的意境，对生活的省思，对生命的体悟，皆笼罩在淡淡的哀伤喜悦、疏离的情感无奈宿命，刺激着读者的想像画面。林健文巧妙机智的引用了几米这些梦幻的视觉元素、想像空隙的构图，来经营他对都市生活的观察与体验。因此林健文的诗作虽然属于单一文本，但诗中互文的想像交织，使得这个单一文本内出现跨艺术互文的异质声音，提供多层次的阅读感受和歧义。

如同台湾学者刘纪蕙在讨论“跨艺术互文”的一篇论文中所说：“跨艺术互文中镶嵌的是另一种艺术形式的文本。这种‘镶嵌文本’是隐藏在文本背面的，因为跨艺术互文无法如实引用不同艺术形式的原典……另一套隐藏的文化系统与符号系统会透过这个异质文本被牵引出来。”⁴ 在这里几米的画作、绘本属于另一种艺术形式的文本，林健文透过诗文本与几米作品的跨艺术互文，借之与诗文本联系对照，产生想像的对话、多元的声音，往往能够以一种心灵的笔调，写下他触动人心的城市人的心情故事。

4 刘纪蕙〈跨艺术互文改写的中国向度——综合艺术形式中的女性空间与艺术家自我定位／研究成果报告〉，网址：<http://www.srcs.nctu.edu.tw/joycellu/lac/report94-95.htm>。

2.

To distinguish between post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sm, the former means "the designation of a social and philosophical period or 'condition'", specifically the period or "condition" in which we now live, and the latter associates with cultural expressions of various sorts, including "architecture, literature, photography, film, painting, video, dance, music" and so on.

— Linda Hutcheon,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1989.

〈猫住在一座热带原始森林〉一诗中，林健文透过叙述者的叙事经验，写跨越北京和吉隆坡两座城市的感受：“北京和吉隆坡同时／让步行过王府井、茨厂街的游客觉得／世界慢慢从旋转的地球仪上变小”。这个跨界跨国移动所形成的比较文化现象，在晚近的文化理论中，经常与疆界的跨越流动相提并论，形成一种新的全球秩序与互动关系，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更造成前所未有的改变跨国文化形式，因此在全球化的有利条件下，资讯、媒体、消费与技术得以大量流通，带给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许多方便，但由此也制造出不少严重的社会、生态与地理环境发展不均遭受侵蚀的状况问题。“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或曰“后现代情境”（postmodern condition）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主体面向世界，产生出以地方为主的认同，以及族群多元文化主义的关怀，并立足于全球与在地，对传统与现代、主流与弱势、物质与精神

等身份属性的思考和协商。林健文的这首诗〈猫住在一座热带原始森林〉必须被置放在这个后现代性的角度来审视，才能理解其中的微言大义。首先我们读到诗中人跨越在两座城市之间，视察两个地方除了时间上同时进行，其他一切文化社会生活条件都是异多于同，然而诗人接下来第三节诗中却用了一大段很长的篇幅，书写这个猫居住的（马来西亚）热带原始森林的历史传统记忆与现实生活困境。最后一节诗人再度思考跨国主体的时空压缩与流动身份想像：“六小时飞行如换上一种／新鲜时空和国境外衣／再降落一个陌生天气和温度的国界／拖着赤道痕迹的高跟鞋／走在相同肤色的森林／寻找一个开启未来世界的密码、锁匙／寻找一头童年梦中的山羊／在留下异国边界轨迹的网路上徘徊／在和我相约的梦境里重逢”，却以“空气持续保持湿热的这个热带城市”、“似乎永远属于热带原始森林”的“猫”为叙述者的身份认同，产生出以地方为主的身份想像，是一种立足全球与在地的（后殖民）身份属性的后现代性思考。

马华写作人普遍上对后现代性缺乏理解，他们往往把后现代性等同于后现代主义，多年以前我一篇讨论马华诗的后现代性的论文，就有人误读误解为讨论马华后现代主义诗，而质问我所引用的马华诗作究竟有多少篇属于后现代主义，这些人对理论不求甚解的情况下，只一味对我的论文作出蓄意的批评，诚为憾事。这里无法对两者的差异作全面的析剔，只想作一个简单的说明，所谓后现代性（也称为“后现代情境”），与后现代主义不同，通常指的是出现于现代性“之后”的人类

社会之经济政治结构或文化情境。简要来说，后现代性的社会结构有几项特色，包括了全球化、消费主义、高科技、权威的瓦解以及知识的商品化。而后现代主义由文学作品风格的角度来看，多局限于文学思潮和文本风格的研究，1980年代之前几乎等同于文学作品中的“解构”、“后设”、“拼贴”、“戏仿”、“歧义”等语言特色，1980年代在布希亚、李欧塔、詹明信、哈维、奥康纳等理论家的论述影响之下，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被界分出来，但也有重叠之处，这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后现代主义开始注重后现代性关切的议题，如“拟像”、“怀旧”、“商品化”、“地方感”、“去中心”、“主体性”、“通俗文化”等等。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林健文的诗作，第一段提及的互文性，即诗人与自己文本的互文（喝牛奶的狗），诗人与其他诗人文本的互文（夏宇的诗句、吕育陶的诗句），诗人与其他文类的互文（村上春树的小说），诗人跨艺术互文中异质文本的镶嵌或对话（几米的绘本、蔡明亮的影片、童话故事），运用这些文本概念的互涉，精彩的呈现诗作的艺术形式与美学思考，可以具体被归划入后现代主义的书写风格。而上述提到的诗作〈猫住在一座热带原始森林〉，其中诗人对跨国主体的想像、时空压缩产生流动的疆界、以在地或地方为主的认同、立足全球与在地的差异视域，很敏锐的表达出诗人身处其中的矛盾复杂心境，充分显露诗人的后现代性思考。

林健文运用了一些后现代的书写手法，表面上看是在玩弄互文、拼贴、嬉戏、拟仿，比如他大部分的“社会诗”或“政治诗”（〈腹语术〉、〈星期六的晚上仍旧无法脱下黄色

袜子和衣物》、〈在鱼骸上刻骨〉、〈晚间新闻〉、〈是非题〉、〈填充〉，以及集大成的长诗〈在我们和万能的想像王国〉），然而他的文本的挑战性正在于他把这些后现代的手法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他诗作所带动的情感，又不见得是后现代主义常见的无厘头游戏状况。以“后设”、“解构”或后现代的文本政治姿态来书写政治诗，批判政治现实的荒唐暴行、不公不义的一面，在这方面来说，马华诗人吕育陶已经作出了很精彩的示范。林健文是否能在形式的变化上，加入一些“别的”东西，在后设、解构、互文等的叙述形式上借力打力，进一步思考问题。他在诗中频频对现实、生命、记忆的观察省思，可以摆脱掉玩弄后设手法流于形式化的匠气，而他对往日往事的追记，汲汲书写一种生活与意义网络的观物方法，以及其诗语言所掩映的文化政治的迫切关怀，在马华后现代性中寻找自我或众多历史事物失落的面貌，别有深意。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林健文如何把他的后现代风格书写，与他的后现代性思考，并行展现于诗中的主体认同与情感，这份情感认同与现实生活的困境／语境息息相关，虽然在后现实的现实中已经没有完美固定的身份认同是基本的共识，但林健文犹自透过诗来表现后现代生活的失落或失意中，一些憧憬的必要、一点真情的坚持、一份错过／失落的历史感的追记，展露出诗人书写的诚意与执念。比如〈旋转木马的终端。摩天轮的边缘〉一诗中，诗人“登上一个巨大的摩天轮／如时钟旋转／1rpm的速度让我逐渐远离地球／边缘的生命在淡薄的空气中／和无形的电波结合成／思念，假如只是偶尔发射的感觉／爱，在地

球的表面还是漂荡／在空气里？” ，明知道这个时代生活中“酝酿不出永恒的爱”、“穿梭在两个不同国度的梦”，在这个后现代性的文明城市中，冰冷的地铁已经置换了童年的木马和摩天轮，如诗人题目所说的“旋转木马（童年）的终端（终点、终站），摩天轮（命运）的边缘（穿梭不同国度、跨越边界）”，生命最终只能毫无选择地快速老去，诗人面对“从童年到老去／快速卷过生命的胶片”，汲汲寻找一份“单纯的爱”，相信“爱情永远不会过时”，憧憬“刻上永恒的誓言／唱成不变的恋曲”，这些都是诗人对爱对真情的坚持执着，童年的旋转木马和开动命运齿轮的摩天轮成了诗人的“托寓”（allegory）。

这里所谓的“托寓”，指的是诗作（文学作品）中与字面义（literal）对立的精神层面，比如木马和摩天轮如果就字面义来说，就只是单纯的解读为具象的真物指涉，但是以托寓的面向来说，木马和摩天轮在林健文这首诗中就不再单纯的视为字面指涉的意义，它在诗文本中的上下文中，含有影射诗人对命运与爱情的观点，透过辩证的叙事手法与方式，企图将隐抑抽象的部分（生命、命运、生活、爱情等）加以具体呈现出来。诗人于诗最后三句乐观地这样坚持：“爱，只是快乐的回转游戏／永远没有边缘／也没有终点”，相信和强调“爱情永远不会过时”。李欧梵曾经在一篇讨论后现代性的文章里说：“当我们身处所谓后现代社会之中，理论上讲绝对无法避免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影响，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却可以感受到某种哪怕是极微小、片面，甚至于瞬间即逝的真实感，我想，也许

正是因为抓住了这些真实感，我们才最终得以生存下去。”⁵ 诚哉斯言，就是因为保有这份坚持执着和体会感受，林健文能够抓住已流逝的童年记忆和命运边缘的一份真实感，并坚持将这一份真实感纳入生命爱情的面向来思考，让他最终得以面向生活，“以光速重复生命的精彩”。

3.

Empathy is the nature of the intoxication to which the flaneur abandons himself in the crowd. He . . . enjoys the incomparable privilege of being himself and someone else as he sees fit. Like a roving soul in search of a body, he enters another person whenever he wishes.

— Walter Benjamin, *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 1937-38.

The (post)modern flaneur can equally well recognize the real, as well as supposed, character of the city's threats, intimidations, menaces or simply challenges to free access.

— Chris Jenks, *Visual Culture*, 1995.

5 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未完成的现代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107。

上述提到，在现今这个资讯、技术、消费与资本等面向都已经跨国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虽然提供了很多方便，但同时也制造不少严重的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问题。是在这一个面向上，生活于其中的人，面对全球势力、商业机制、生活时尚逐渐渗透进国家的地理疆界，显现多元文化主义的对话与协商，遂产生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科学与人文等封闭性二元对立思考的动摇及解除。后现代性便在这样的状况下，主体以“全球化的文化经济”（global cultural economy, Arjun Appadurai 语），一方面乐观期待国家疆界松动后的开放契机，另一方面也警觉后殖民情境所潜伏的同质化趋势与认同危机，因此引发了以地方为主的身份认同的增强，浮现了地方文化抵抗的转向。林健文诗集《猫住在一座热带原始森林》里头出沒的“猫”和一座“热带原始森林”的关系／身份，未尝不可作如是观？但是在我们思考诗中的跨国跨界（吉隆坡－北京）之行时，我们必须以更谨慎辩证的方式来处理后现代主体面对“全球”与“地方”的复杂矛盾心态。诗人面对全球化的后现代情境与地方文化历史记忆的失落流逝，使他无可避免地产生文化认同焦虑和身份属性危机，这股焦虑感或挫折感让林健文写下如此忧心忡忡的句子：“我已选择性强迫自己／不在这里寻觅任何关于／国土的记忆文本”（〈疾走边界〉）。

无可否认的〈疾走边界〉是林健文这本诗集中非常难得、写得很精彩的一首好诗，表现出诗人高度的个人自觉与敏锐的生活省思。这首诗中写的是跨越边界的故事，诗叙述者走入国土的边界，诗句中一些迹象显示这个边界极有可能是马泰